禮部志稿

二六

之親士與有司之親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
教士之官盖所謂教授學政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
子無分毫授受之益雖亦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
人而求其成德達材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未之聞
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為治忽理亂所係可任其廢
壞不修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竊欲稍為振
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慎其選除優其遷
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

乃當臨選之期猶持兩端不決者何也蓋年長而願就
教職者本利於推陞之速年青而有志進取者又惟恐
推陞之速此其情之不同有若是相反者不可不兩從
其便也請自今以後凡舉人就教者俱經會試一次方
與推陞有司如就教之後會試不第而仍願久任教職
以終作人之效者許具呈案候准其再一會試方與推
陞已經三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材
修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

習考核講究務令貫通至於臨場較閱品題高下則一以見今頒行文體為式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於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等書句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不得甄錄且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考過所屬生員原取優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歲終解部科舉年場屋畢解部臣等逐一考驗不許另有謄改如有故違明旨沿襲前弊壞亂文體者定將提學官分別卷數多寡題請罰治本生行提學道黜退除

萬歷二十四年禮部尚書范謙題為嚴禁文體詭異事
儀制司案呈照得我朝開科取士其鄉會試録必曰中
式中式者何依經按傳純正典實而已乃今取士猶故
也而式則澌滅無餘矣離經叛道左袒於清虛竊諸子
家為談柄矣又或外正題而略無發明影時事而恣為
誕妄士習之弊風教之湮從來未有若此之甚者然原
其喫緊則在提學各官倘兢兢以依經按傳純正典實
為楷模尺寸不爽士非此欲進無繇其孰敢不軌於正初

到部看得釐正文體責在提學節奉明旨不啻再三乃
今沿襲故套殊非法紀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題請
恭候命下本部通行省直提學院道定如萬歷十五年
題准事例各將原卷通限本年十二月終解部其路遠
新任者限二十五年二月內解到容臣等查閱字句如
有仍前詭異雜用佛老百家違悖註疏者開送內閣覆
閱將提學官照例參治本生定行黜退不許延緩謄
改遲悞一併題參學官仍將先後明旨刊刻告示示曉

官亦嘗屢切陳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
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究蠧頓裁
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
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
本部臣係該司職掌也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
人攄所見得具疏請令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
攄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
事體動關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祖

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有禍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盖高皇帝雄

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禄入
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
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
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禄反多於歲
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禄之半為
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禄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
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
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

文皇帝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屢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帝祖訓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高皇帝而覩今日之困如此文皇帝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為之議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坐食縣官職爵世授

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屢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上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使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例止

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
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令既入仕受職與交易債事
一切貸之則貪婪凶縱淩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不
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
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而
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
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願為之哉若復不

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畎田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以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傅也今之宗黨皆皇家之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捶楚是陽諱其名而陰受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

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媲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一議繼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帝冑所以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之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滅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

耳禮固有云五世而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
國中尉就非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
今我朝開國四祖肇基德懿熙仁皆為藏主則於祖且然
矣而況卑屬乎臣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
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疏無等揆諸古者六
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
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壹百兩使
為資本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

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
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壻
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
必另給冠帶壻資一體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
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
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粮革去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
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産營運或驕惰遊蕩
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棄

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其從宜生理可也伏
候聖裁上下其章禮部尚書高儀言元佐所奏鑿鑿可
行但事體重大臣等不敢擅議請通行各王府將奏內
事理虛心評議務求允當條列以聞容臣等再會諸臣
熟議上請宸斷行上從之

覆議亟處宗藩疏

隆慶四年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禄楊家相禮科都給
事中張國彥等奏其略言今天下之至重而難處者莫

如宗藩至急而不得不處者亦莫如宗藩臣等歷考前
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
爵祿恩至渥也祖宗天潢發原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
供至於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
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今則玉
牒内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米八
百一十七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賔不與焉是較之
國初殆數百倍矣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

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然此特論平時耳萬一遇水旱凶荒征輸無出將何以處之此特論目前耳將來傳世萬億生齒無筭又何以處之今在國家則苦於供給之無措而意外之變可虞在宗室則苦於祿糧之不及而顛連之狀可憫上下公私兩受其困此無他故已良以恩施寡節而輸供之策窮禁縛太嚴而資生之路絕今日之勢有不容不變通者也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而襲封之典曾

候結便與徑題其俟今日以後請名請封請婚者免其教授長史兩隣收生之結尤恐有殤卒不報以死作生及以生冒死情弊則莫能逃於親支之五宗第令單取五宗一結徑遞各府長史教授啓王據宗結以奏而本部止憑王奏不必結來如有虛冒本部查出或被首告事發將本宗參爵級五宗罰革祿米一如條例如此則報生結狀至爲要緊如或不到部無憑查題定將長史教授參黜以爲疎玩之戒莫便於此者一日定取期蓋

既有報生奏結而又有玉牒冊妾媵冊年終攢造冊殤
卒冊具可備查本部復設格眼冊將宗室父母來歷生
年月日并結某宗某人名姓備書位下而該司呈堂親
註其上應名封者註一應字另題者註一另字用印鈐
蓋每年挨查其及期者某府某位盡數類行該府長史
教授啓王具奏如萬歷十七年報生今年十五歲為婚
封之期則行取請封選婚如二十七年報生今年五歲
為名期則行取請名本部一面類奏請照常而行雖有

令法猶循舊規正欲相維以防後弊但今取五宗一結
奏內總提五宗結勘明白一句不必結到本部其萬歷
十七年以來未及請封選婚二十七年以前未及請名
者一槩行令於三十三年之內亦取五宗一結啓王類
奏如過兩年限期不來奏請者本部例為立案則是前
之未註者查取以完之後之未取者查註以挨之舉一
切宗藩所應得本部所應題者悉自我而授之彼無使
自彼而求於我本宗既與行取知必在題列則府役何

始於擇日為便焉盖凡親王之國俱水陸二路騎從齊
發所經之處勞費不可勝言適今畿南諸郡河南山東
與衛輝封國所在連歲饑荒繼之灾疫皇上嘗多方賑
濟之若非稍待秋成聞有豐稔之報而明旨已下便當
擇期遠近緩急何以斟酌此亦事體之不可不慮者也
夫論舊例則不敢擅請論時事則不敢輕請總之皆職
掌闗心反覆思維遂成迂緩若言官於天下之事無不
得言之國之請據理而論乃其職也伏乞查照屢朝事

上之格言所宜轉圜而聽者也顧諸臣之爭益力福藩之奏疊來皇上之旨愈厲臣待罪春曹與聞藩政異日釀大亂搆深釁不可解免臣罪滋大敢披瀝為我皇上陳之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必乂安百姓以衛宗社使無土崩魚爛之虞其衆建藩封也必教以義方輔以正人授以節制使樂善循禮世世享食租衣稅之利未聞徇情溺愛惟利是務而不顧國家之安危如今日者也葢福王生長深宮貴極富溢豈肯為多寡有無計止

傳之世世作聖朝屏翰哉乃孳孳為利請馬店請山廠竹木等廠以親藩尊貴躬為纖嗇之謀其褻已甚況奪一事之利則百姓失一事之生計奪一日之利則百姓失一日之生計時削月朘吮糠及米挺而走險皆敵國也此羣小失人心以危宗社者六凡此六者事已機芽禍已醞釀苟不改圖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夫使有害於宗社而有利於藩封見小遺大猶云不可矧為藩封之害又有歷歷可言者乎有司征租上不敢失正賦

敵愛偏則慮移雖有後釁畧而不思雖有格言忽而不
信誠當清夜平旦之時以古今事一提衡較之則炯戒
了然改絃宜決速究羣小撥置之人速止丈量管業蘆
洲賣鹽故相田產馬店諸厰之事則百姓安瀾洪基永
固不然禍至惙焉嗟何及矣天下之人見皇上於瑞王
求遂室家之願不可得獨福藩有求必應有奏必俞遂
羣然謂皇上福王之外無親愛貨財之外無政事貂璫
之外無信任以皇上英賢冠千古改此何難倘恬然不

禮部志稿卷四十九